

（接昨日六版）
7月31日拂晓，装扮成农民的红九军战士按时赶到社旗镇东寨门外，准备按原计划联合攻击，突然发现气氛不对，没有看到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，察觉敌人已高度戒备，寨门紧闭，防守严密。面对变化的敌情，红九军军部果断决定实施强攻。由于敌人已有准备，加上红军没有重型武器，战斗持续约一小时没有奏效。军部不敢恋战，命令部队撤出战斗，继续向南转移。

其实，当社旗镇起义指挥部获悉红九军在冯部兵变成功后，豫鄂特区中心县委立即派秘书杨连荣前去和红九军联络，不巧的是，杨连荣在途中遭到敌方部队盘查而被捕。敌人从杨连荣身上搜出了文件，获悉了暴动计划，立即加强戒备，并开始疯狂搜捕，逮捕了共产党员李子久。为了保存力量，南阳中心县委和指挥部决定，区委负责人和代表立即撤离社旗镇，镇内党组织即行隐蔽，策应兵变的计划遂告失败。杨连荣惨遭敌人杀害，牺牲时高呼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李子久被捕后，社旗镇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

中午时分，红九军到达达镇附近的王六庄村，激战后再加上长途行军，战士们已经相当疲劳，军部遂命令就地埋锅造饭。

孙永康政委问王老汉：王主任，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？

王老汉说：王六庄，是社旗县属地，人家不多，三四百口人。

孙永康怔了一下，沉思片刻，回答王老汉：哦，知道了。

饭后军部围坐在三间民房里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，团长张焕民讲话：我们面临的情况不敢小觑，社旗镇战斗配合失败，攻击受挫，那里的党组织也被破坏。南阳的情况现在不甚了解，我们已经派人和郝久亭书记联系，这需要时间。王六庄不是久留之地，我们要立即向桐柏进军，先站住脚，以后回旋……张焕民刚讲到这里，村外突然响起了枪声，紧接着，迫击炮也开火了。军部已经很清楚，是冯钦哉派兵追来了，便命令部队迎击。王六庄村庄虽小，但是有个好条件是寨高沟深，具备一定的守卫条件。

双方部队打得都很顽强。王老汉组织几个人，拿着用硬纸糊起来的小喇叭，趴在寨墙上向进攻的敌人喊话：战友们，弟兄们，我们都是穷苦人，为什么要给反动派卖命？为什么不跟着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？醒一醒吧，反戈一击，战友的友谊高于一切！穷人的利益高于一切！弟兄们，不要为反动派卖命了！

政治攻势起了相当大的作用，柳彦彪部队的士兵和下层军官也感觉到3天前大家还是同事、战友，今天却刀枪相见，心里头不愿意下手，于是士气涣散，战斗力下降，丢下80多具尸体败下阵去。半天的进攻眼看无果，柳彦彪发怒，重新组织部队，亲自挥枪上阵，气急败坏下达死命令：不准后退一步，后退者格杀勿论！敌人的预备队也上阵了，用迫击炮轰击西寨门，战斗更加激烈，战况对红九军十分不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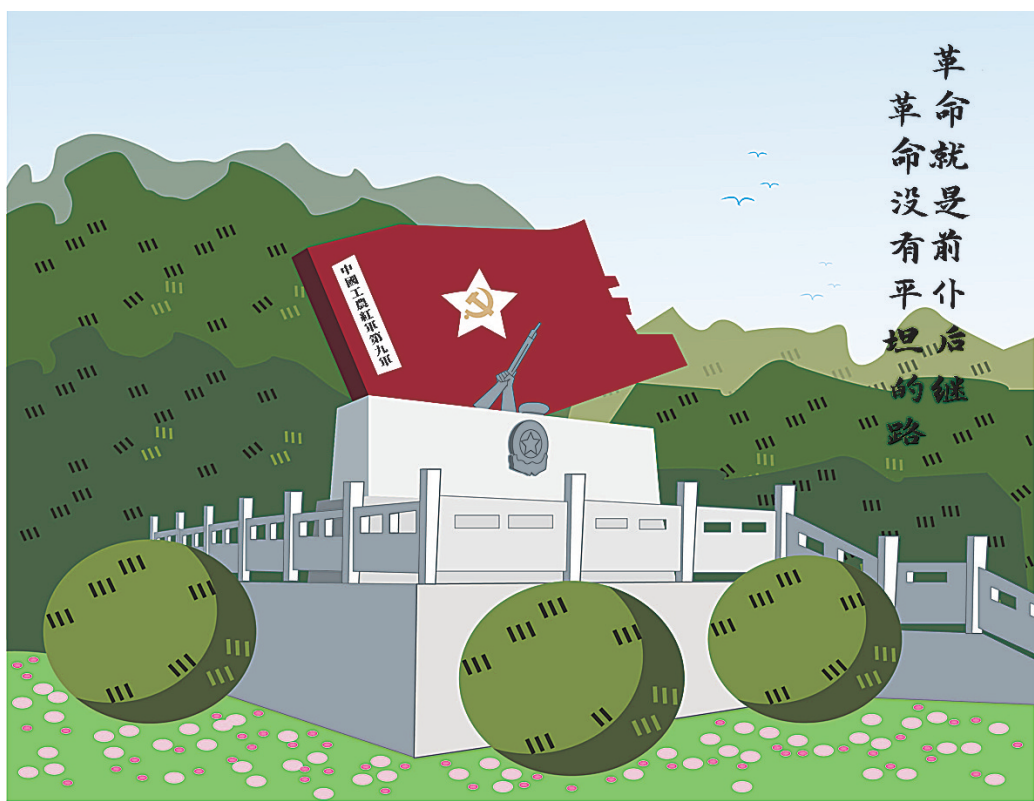
夜幕降临，天阴着。红九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，研究决定：根据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，立即趁夜实施突围。由张焕民和副团长刘煊率领第一、第二支队从南寨门突围出去对敌实施包抄，副团长姚洗心率第三支队牵制敌人，与第一、第二支队形成内外夹击之势，突出重围后撤向豫豫皖边区，与徐向前部队会合。第一、第二支队从南寨门出去，企图从敌人背后强攻解围，但是又陷入柳彦彪部和反动民团的包围。军部领导一看，敌人已经增兵，没有办法强攻，如果按原计划偷袭会合，其结果是被人合围，无奈之下只好向东南方向撤退。

姚洗心领导的第三支队苦苦顶着敌人的攻击，但是第三支队是刚组建起来的部队，200来人，火力单薄，官兵之间有的还不熟悉，战斗半天，伤亡严重，明显抵挡不住敌人的攻势。半夜时分，敌人向王六庄发起猛攻，拼命破寨。姚洗心支队无力支撑，王六庄遂被敌人攻破。红军战士奋勇迎击，无畏不惧，喊着号子白刃与敌人拼杀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大部战死，小部被打散。

姚洗心带着身边的十几个人，决定从南寨门突围。王六庄东西寨门有一条大路穿街而过。东寨门通向鄂豫皖根据地，路上估计敌人兵力布置稠密，而南寨门外面是庄稼地、坟场，相对好隐蔽突围。姚洗心给战士们交代：大胆应对，理直气壮。记住，我们是追击叛军，敌人不会发现我们，大家跟我走，不要掉队。队伍中有当地的几个战士，他们熟悉地形，再加上双方穿的衣服一样，不好分辨，姚洗心他们终于趁着黑夜混乱之际，谎称追击叛军，突出重围，脱离险境。

姚洗心他们远离大路，出了南寨门就往庄稼地里走，在村外小树林和一片坟地的掩护下，一直走了约20里。等再走到一片坟地时，姚洗心让大家停下来，并告诉他们：我们不能一起走，目标太大，你们是本地人，熟悉路，向着东南方向一直走，到鄂豫皖根据地去找徐向前部队参加红军。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衣服，几个本地的同志回家一趟，最好是到附近亲戚家，用钱买也得换掉。如果个别同志一时找不到买到换不到衣服，那就暂时留在亲戚家等待，先走的同志找到鄂豫皖根据地再回来接你们，一定不要在家里久留，安全第一。记住，先向南边走，躲过柳彦彪追兵和唐河民团的搜查，走20里以后向东南方向走。不要一起行动，至少分成6个小队，一队不超过3个人，一直走下去，直奔向光山山区，或者是在新县再见。我们分手以后的这段时间由魏小溪负责，魏多和同志们商量，要保证大家的安全，记住了吗？魏小溪答道：副团长放心，我们记下了！姚洗心继续说：估计3天左右就能到根据地，会有人接待你们，带你们去见徐总指挥，徐总指挥一定会收留你们。姚洗心说：现在还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枪支一定要得埋起来，将来再取。小魏，你去数数几个坟头，将来好找。你们记住这个地方，大约离王六庄有20里地吧。姚洗心看准一个地方说：就在这儿吧。他帮战士们用刺刀挖了3个坑，把枪支分开埋好。姚洗心说：我还要去找党组织汇报红九军失败的情况，以后可能也会去鄂豫皖根据地，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。姚洗心讲完，把自己在起义时分得的几十块银元拿出来分给战士，和他们一一握手惜别。姚洗心感到心里一阵酸楚，把奔涌欲出的眼泪强咽回肚里，催促战士们快走。

离开那一刻，姚洗心微微听到暗夜中有压抑的啜泣声。



战士们走了，姚洗心仍伫立原地，久久凝视，久久沉思，心里想，这都是革命的火种。

姚洗心凭着天上露出的几颗星星辨认着方向，一直南行，到了唐河县全庄村，找到唐河县委秘书全中玉的家。姚洗心捡起3块土坷垃，准确地扔到全中玉的窗台下。全中玉听到接头暗号，轻轻拉开大门把姚洗心接到家。姚洗心感觉鼻子酸酸的，有很多话要说，但是时间紧任务重，没有时间耽搁。他简单汇报了情况，把手枪交给全中玉保管，打听清楚特委郝书记所在地，说：全秘书，我还得走。全中玉挽留姚洗心住下，停几天再走，姚洗心说：不行，这里离昨天战斗的地方近，目标太明显，敌人这几天一定会搜查，我在这里不安全，还会连累你，重要的是，我要立即找特委汇报红九军兵变和失败的情况，要党组织早掌握实际情况。目前队伍打散了，还不知道军长、副军长、特派员的消息，许多事情需要党组织重新考虑、重新调配。全中玉觉得有道理，就不再强留，马上给姚洗心弄点饭和干粮。姚洗心要求找一套衣服，他需要变成一个地道的老百姓。这时候，天色显得有些暗，这是黎明前的黑暗。全中玉把姚洗心送出大门，用力紧握姚洗心的手，没有话语，却彼此心领神会。

姚洗心一伙扎进黑暗中。红九军军部率领残余的第一、第二支队，从王六庄向着东南方向急行，计划夜间通过泌阳县，先进发桐柏山区，而后再去鄂豫皖根据地。然而当他们进入泌阳县双庙镇时，遭到当地反动民团焦尊武部的截击。在王六庄的战斗中，第一、第二支队伤亡严重，突出王六庄时再陷重围，再次冲杀突围又伤亡一部分，只剩下少数疲惫的红军战士。反动民团人多，骄横猖狂，反复冲杀红九军。红军战士顽强战斗，最后兵败。孙永康政变脱险，军长张焕民和特派员白玉文、副团长刘煊被俘，被押解到泌阳县监狱。

张焕民、刘煊、白玉文被反绑着走在去往泌阳县的大路上。焦尊武面目凶狠狰狞，恶声恶气地训斥着：几个穷棒子，还想翻天？没有好下场！这时候，突然一阵枪响，把焦尊武身上的几个民团团员撂倒，焦尊武吓得把枪上不敢吭声。这是刘有孝和耿建民开的枪。当焦尊武带人截击军部的时候，刘有孝跟白玉文说：特派员，我和排长耿建民去右边冲击敌人，如果能吸引他们，你和军长、副团长赶快向左边突围。白玉文点点头。但是敌人太多，几十人对付耿建民和刘有孝，大队人马仍然包围着特派员他们。刘有孝、耿建民用的是手提冲锋枪，消灭了几个人以后，民团就不敢靠近了。等刘有孝和耿建民再冲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，军长已经被俘。刘有孝和耿建民迅速决定，在前往泌阳县的路上实施解救。

在夜色掩护下，耿建民和刘有孝很快消失在玉米地里。刘有孝俩人从玉米地里钻出来，不知道大路在哪儿。刘有孝有经验，卧在小路边倾听，听到了嘈杂的声音。迅速寻着声音跑去，在一条大路的前面埋伏下来。把一帮开路的民团放过去后，耿建民和刘有孝隐隐约约看到，大队人马簇拥着军长他们，根本无法下手。耿建民略作思考，说：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放他们过去，一会儿从他们屁股后头开枪，给军长他们创造机会脱身。等焦尊武的大队人马吵吵嚷嚷地刚过去，耿建民和刘有孝就突然开火，民团措手不及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分左右两路包抄二人。耿建民和刘有孝无法再移动，意识到给军长他们创造机会脱身是不可能的了，就决心用现有的子弹多消灭几个敌人。天色苍明，左右包抄的敌人越来越近，耿建民和刘有孝为节约子弹，用单发消灭敌人，打倒十几个人后，弹尽无援，最终被俘。

在泌阳县监狱，白玉文他们反思红九军失败的惨痛教训。我们的暴动太仓促了吗？我们的工作太粗心了吗？我们的策略太疏漏了吗？我们是不是不应当那么冲动？一路的标语是不是应暂时不刷、不贴？……白、张、刘都在内心默默地向自己。

白玉文打破沉默，对张焕民说：军长，记得你曾问过大家，我们犯急躁病了吗？

张焕民：古语有“敢速则不达”之说。人不仅仅是在成功中变得聪明，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失败中才会变得更聪明。

白玉文：建大事者，不忌小怨。古往今来，英

雄都会留下各种各样的遗憾。

张焕民：也就是说，“饮马长江，会师武汉”文章是否太大？结构是否合理？作者能否驾驭？

白玉文语塞。他突然觉得张焕民腹有乾坤，是一个成就大业的将军，他与军长也欠缺沟通。

张焕民：生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兼得，共产党人乃舍生而取义者也。我们的心胸、涵养、信仰坦荡无私。路总有尽头，我们为人民而生，我们为人民而死，终无遗憾！

白玉文敬佩地说：如能活下去，我一定与军长再举义旗，并肩战斗，团结向前，为党为人民创造一个鲜亮的、和平的、伟大的新世界！

刘煊插话：守我初心，始终不变。党的事业重于一切！我们很清楚，反动派不会放过我们……刘煊话没说完，牢门被打开，看守说：有人看你们了。说完退出。

党组织关怀着红九军。来人是石仲伟和冯异僧，原杨浦区《宛南日报》共产党的记者，后暴露被驱逐，在登封伺机逃出。二人听说红九军起义失败，军部领导被关进泌阳县监狱，立即起身前往泌阳联系党组织实施营救。

其实在白玉文、张焕民、刘煊被押到泌阳的当天下午，泌阳县负责人毕永泰和执委王延生就到监狱探望了张焕民、刘煊二人，和毕永泰、王延生并不是很熟悉，白玉文在南阳一次联席会议上与毕永泰有过一面之交。简单的寒暄，毕、王先代表组织给予慰问，表示特区和南阳中心县委郝书记正在组织营救，具体方法待定，不得已会劫狱。张焕民简要介绍了舞阳下漕店河兵变以及一路行军最后兵败的情况。下午，石仲伟和冯异僧赶到泌阳，立即和毕永泰、王延生一起研究制定营救方案：一是买通看守越狱；二是若押往南阳，则在唐河县的二里河、牛沟截击；三是发动群众暴动，夺取县城，劫狱营救。为防不测，以上三种计划同步启动。泌阳县委集中枪支，迅速组织了60多人的武装营救队伍。

晚饭后，有人来找石仲伟，开门一看，不认识。此人四十大几岁，农民装束，说：我认识白玉文，他是个好人，在舞阳下漕店河帮助过我。我叫张栓柱，家里婆娘的一个表弟在泌阳监狱里当差，叫桥晓明，是个小班长，管一点点事情。我听说白玉文在监狱里，专门赶来，想帮个忙，出点力。昨天你们去看白玉文，桥晓明都给我说了。

石仲伟问：你怎么知道我的住处？张栓柱说：你有登记啊，人家要求照实登记住址才能探望。

石仲伟握住张栓柱的手说：大哥，我们正需要你的帮助。给我你的地址，你先回去，我一会儿去找你。

石仲伟考虑他和毕永泰需要见面，所以就这样安排张栓柱。一个小时后，石仲伟和毕永泰一起找到张栓柱，要他把桥晓明叫过来。石仲伟说了第二天的营救方法，到时候桥晓明帮忙打开监狱门就好。桥晓明答应说：救共产党，丢了差事也干。

石仲伟回到住处已是深夜。石、白曾先后被派到冯旅并最终起义成功。白玉文的突然被捕让石仲伟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想到当年和白玉文工作之余在江汉码头打杂工、挣钱读书，闲暇时候也一起散步，畅谈革命理想与未来。后来党组织派二人去武汉黄埔军校分校学习。他对白玉文非常敬佩，敬佩他如饥似渴读书学习的精神。白玉文是党非常信任、非常重视的人，正是白玉文接替自己在杨部起义成功，以此可以看出白玉文是个军事人才。白玉文现在身陷囹圄，他的女友欧露知道与否？这样意外的突发事件，怎么告诉欧露？又怎么说？他知道，欧露和白玉文是一对情深似海的情侣。

鸡鸣二遍，石仲伟仍没有睡意。这时候，突然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。石仲伟一惊，问是谁。门外轻轻地回答：我是张栓柱。

石仲伟急忙拉开门让张栓柱进屋，把门关上，张栓柱站在屋中焦急地说：不好了，他们天明就要杀害白玉文他们，桥晓明刚刚给我说的。

石仲伟心里咯噔一下，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事情变化得太突然，一切都来不及。他们计划明晚救人，而敌人天明就要行刑，真是一帮强盗恶棍！

张栓柱继续说：听说是杨虎城下的命令，还报给了河南省党部，命令泌阳县国民党政府立即就地处决，以免夜长梦多。说是动员了1000多民团，天明行刑。张栓柱搓着手：怎么办呐？怎么办呐？

石仲伟冷静下来。他踱了几步，转身对张栓柱说：老哥哥，你先回去，不要声张，你的努力我们知道了，感谢老哥的帮忙。你给桥晓明捎信，让他不要再说什么，保持冷静，坚持下去，也许以后还有机会帮助共产党。白玉文的事情是我们的事情了，这是大事情，我需要向组织汇报，老哥哥不必操心了，你先歇着，我有事情会去找你。

石仲伟把张栓柱送走，立即去找毕永泰。天边泛出白色，但是一层黄黑色的云彩把一点白色遮住。天是晴的，但黄黑的阴云遮掩了鱼肚白，硬是把晴天变得阴暗。

石仲伟匆匆地走着。他还在想着白玉文他们的事情。英雄们哪里知道事情陡变？哪里知道天明就会发生悲壮的一幕？

石仲伟和毕永泰说了新的情况。毕永泰说：刚刚我们内部的同志也告诉了我这个消息，真是太快太突然了。他们同时沉浸在悲伤的气氛中。

毕永泰说：昨天，王延生不慎被他的一个族哥看出破绽，那个人也在县团防队，他怀疑有事，偷偷告诉了他们的头头。本来说把王延生救出去，不让他再参与这次营救，可是事情远不止如此，敌人闻风就重视起来，看来是紧锣密鼓呀。

石仲伟说：这就使得营救工作措手不及，功亏一篑。他继续说：一会儿我们早点去城南门吧。还有，你现在就派人向郝书记汇报。

毕永泰说：好，你稍等，我安排人员去南阳。另外，还要准备一些钱买3口棺材给英雄们安葬。石仲伟陷入沉思。他惋惜白玉文出师未捷身先死，临终同志泪飞流。我们的党还很年轻，我们党的武装力量还很薄弱，我们力所不及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的英雄被砍头流血。他想到，因为党的武装力量的短缺，使我们多少刚强坚毅、无私无畏为人民的英雄英勇牺牲，惜也痛哉！不杀光反动派，不推翻国民政府，哪有革命者和老百姓的好日子？今天又是英雄上路的日子，让人痛极。想到这里。石仲伟不觉满眶泪下。

毕永泰回来，把石仲伟从沉思中唤醒，说：老石，天快亮了。我已经安排人弄一笔钱，去买3口棺材，为同志们送行。

石仲伟说：好的，听说国民党泌阳县政府动员了全县1000多人的民团保卫法场，如临大敌。他说，就是一万人，我们也要去送送亲密的战友，就是要杀头，我们也要掩埋战友的遗体。

监狱通往县城南门的路上，岗哨林立。东方天边一抹黄色的云彩，完全被黑云吞噬。黑云覆盖了整个东方天际，阳光被黑云压制，几缕亮光挣扎着从黑色的云朵上顽强透出，显得如此的惨淡。

囚车在岗哨林立的人墙中穿过，发出嘶哑的声音，向着泌阳城南门开去。石仲伟长叹：反动派如此猖狂，如此惨无人道，如此迫不及待，天刚亮就急行刑，也足见其反动性、禽兽性、心虚胆怯，足见一切反人民的政府和团体都是惧怕正义的英雄、惧怕人民群众的。

知，遭到反动武装的围追剿。1931年1月，襄阳县委在石桥镇重建红27师，约500人，初战全歼仙人渡镇民团，可惜后被敌人包围打散。红27师最终未组建成功，夭折于动乱之中。

中原红九军命运多舛。她诞生于李立三“左”倾错误时期，又葬送于王明“左”倾错误路线中。但红九军3年的艰苦抗战，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，创建了苏区，唤醒了民众。红九军的奋斗历程，是我党领导武装斗争推翻反动政权的一次重大实践，也为后来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
1932年7月，川北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，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与巴中等地的地方武装合编，再次启用红九军番号。1936年，红九军编入西路军，军长孙玉清，仍辖25师、26师、27师和教导师，受命挺进新疆。1937年，红九军转战甘肃河西地区，惨遭失败。

革命就是前仆后继，革命没有平坦的路。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祖国有了强大的人民军队，有了稳固的政权。回望几十年的革命奋斗路，道路两旁的鲜花由烈士的鲜血染红。打江山难，守江山更难。革命来之不易，同志万刀珍惜！（完）

（插图设计陈腾飞）

守吓得退后一步。石仲伟和毕永泰隐在围观的人群里。石仲伟说：老毕，如果我们有关云长的本事，我们就能救回英雄！

毕永泰：你我两个？你疯了？就是再加两个还不是以卵击石、白白送死？关键是能救吗？

说话间，刑场上骚动，英雄们一起高呼：中国共产党万岁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声音高亢激昂，回荡远方。

枪声骤然响起。英雄们血洒刑场。强盗们良心丧尽，残暴地割下英雄的头颅，挂在城门之上，示众泄愤。

天空一片黑暗。英雄英雄你死得惨，乡亲们呀乡亲们，天下哪里求真言？恶人何时能除完？穷人何时能露脸？老天老天你睁睁眼，你看着人间的不平事，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，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。地也，你不分好歹何为地？天也，你错勘贤愚枉做天！伸出你那正义的手，天打五雷擒凶顽。亮出你那镇邪的剑，为咱英雄申冤……

旷野里，树木垂首，沙枣哭泣，斑斑喊冤。清清的泌水河，霎时洪波涌起，顷刻间低吟悲号，挽英雄之未尽，斥敌人的狂妄，似悲壮倾诉；恶人其恶难恕，英雄其冤大焉！

石仲伟、毕永泰，还有其他的共产党员为英雄装殓，入土为安；张栓柱也是老泪纵横，参与之中。张栓柱后来告诉石仲伟和毕永泰，桥晓明对他说，张军长、刘军长和白特派员都写有遗言书信，都叫民团给烧了。

石仲伟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。在为英雄选好的墓地里，人们忙着抬棺木，墓坑已挖好，正准备下葬。突然有人在石仲伟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一下，石仲伟扭头一看，是郝久亭书记，他禁不住抱住郝书记，眼泪扑簌簌流下来，郝久亭的衣襟被打湿一片。郝久亭任由石仲伟痛哭一场，好久好久才慢慢地说：路上耽搁，我来晚了。我们一定要祭奠英烈，安抚英雄。可惜起义未果，令人扼腕。但其铮铮风骨，可昭日月，彪炳史册。他们都是人民的英雄，民族的英雄，红军的英雄！我们一定要替英雄雪恨报仇！

红九军军部暂时失利了，但是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，红九军所辖红25师、26师、27师，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河南省委以及豫鄂特委的领导下，在以后的岁月里继续战斗并发展壮大。

红25师，桐柏起义受挫后，仍然红旗不倒、不屈不挠，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，保存发展部队。1930年9月，贺龙率红三军到鄂北、豫南一带活动，红三军回师湘鄂西时，留下师教导团，吸收地方游击队及原25师余部，改编为新红25师。红25师与红26师并肩战斗，共同反击敌人的围剿。1932年春，红25师转入湘鄂西根据地，成为红二军团的组成部分。

红26师，一直在宜、襄、枣地区坚持斗争。1931年初，中共中央派赵萃仁、毕昌茂、何尚志分别任红26师师长、政委、参谋长。后在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中，红26师失利，撤出苏区。1931年3月，红26师在贺龙红三军影响下，重新整编，全师700多人回师收复了原来的部分苏区。同年8月，红三军九师在段德昌师长领导下进入鄂北苏区，同红25师会合。在红九师的帮助下，战斗力很快提高，发展到1500多人，走向鼎盛时期。一年后，由于受到党内“左”倾思想影响尤其是受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路线的强制干预，面对国民党强大的军事围剿力量，红26师与敌人死打硬拼，减员严重。鉴于不利形势，“左”倾主义者把红26师改编为两路游击队，但不幸后来都被打散。1933年初，党组织到大洪山区寻找失败的红军，编为鄂北红九军游击队，活动于随州市、京山市、钟祥市。后又又被改编为襄北独立团。

红27师，准备在邓县起义，因被反动当局探



知，遭到反动武装的围追剿。1931年1月，襄阳县委在石桥镇重建红27师，约500人，初战全歼仙人渡镇民团，可惜后被敌人包围打散。红27师最终未组建成功，夭折于动乱之中。

中原红九军命运多舛。她诞生于李立三“左”倾错误时期，又葬送于王明“左”倾错误路线中。但红九军3年的艰苦抗战，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，创建了苏区，唤醒了民众。红九军的奋斗历程，是我党领导武装斗争推翻反动政权的一次重大实践，也为后来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
1932年7月，川北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，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与巴中等地的地方武装合编，再次启用红九军番号。1936年，红九军编入西路军，军长孙玉清，仍辖25师、26师、27师和教导师，受命挺进新疆。1937年，红九军转战甘肃河西地区，惨遭失败。

革命就是前仆后继，革命没有平坦的路。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祖国有了强大的人民军队，有了稳固的政权。回望几十年的革命奋斗路，道路两旁的鲜花由烈士的鲜血染红。打江山难，守江山更难。革命来之不易，同志万刀珍惜！（完）

（插图设计陈腾飞）